

【国史悦读】

快乐读史的选择

铁血网
TIEXUE.NET

轻松幽默

侃

草军书◎著

唐朝2

乾坤一统

聪明人眼中的历史全是笑话 全是给聪明人看的
大笑着一口气读完唐朝史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轻松幽默侃唐朝2

草军书◎著

乾坤一统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轻松幽默侃唐朝.2 / 草军书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039-4720-9

I. ①轻… II. ①草… III. ①中国-古代史-唐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8258号

轻松幽默侃唐朝.2

作 者 草军书
责任编辑 郑向前
特约监制 陈 江 辛海峰
特约编辑 刘 倩
封面设计 荀冠虹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com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1月第一版
201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9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720-9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让幽默的阳光照进历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绵长的国家，从小我们就开始学习历史词条，然而，你我他都一样，在面无表情的历史面前，我们也都是面无表情的。可是，历史曾经多么热火朝天，曾经那么万马奔腾，面对多姿多彩的历史，我们不能总是板着面孔去敲历史的大门。在历史的客厅里，我们可以带着有色的眼镜，用轻松的心理、丰富的表情、随意的姿势去看去写去体味过往的历史云烟。

《轻松幽默侃唐朝》就是这样一本让读者在历史客厅的沙发上随意落座、随手翻阅、随口大笑的，以诙谐搞笑为主基调的正史图书。

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叙述唐朝相关人物和历史，不搞流水账似的全记录写法，而是以俏皮劲道的语言将雄唐三百年历史娓娓道来，让您在了解真实历史事件的同时笑口常开，享受阅读文字所带来的高品质享受！

我以我的个性化语言书写历史，坚决摒弃“某年某月某一日，某朝发生了某某事”这类填鸭说教的古董模式，尽量代之以现代语言和符合现今读者阅读口味及习惯的叙述方式。虽然书中的语言调侃味很浓，但绝非是戏说历史，书中史料均来自于权威古籍。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能让读者朋友感受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悦”读的美丽，感受到开心和快乐！

我以为历史是可以带着感觉去看的，是可以也应该让我们有开怀畅笑的魅力。真诚希望这本书能让亲爱的读者朋友在纷繁复杂的快节奏现代生活中听到自己纯净清澈的笑声。生活越来越忙，但笑容不应该越来越远。

让幽默的阳光照进历史，让历史的天空生动鲜活。《轻松幽默侃唐朝》是一套系列图书，将分多卷全面讲述唐朝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是第二卷，其后卷将陆续出版上市。希望读者朋友们继续支持并关注本系列图书。

谢谢！

草军书

二〇一〇年五月

目录

- 一、脱“轨”的李轨 / 001
- 二、恶少逃城 / 008
- 三、唐初第一冤案 / 032
- 四、剿灭刘武周 / 041
- 五、江淮起义领袖：杜伏威 / 057
- 六、宇文文化及：过把瘾就死 / 065
- 七、窦建德与萧皇后 / 070
- 八、王世充：两个“百出”皇帝 / 077
- 九、洛阳鏖战 / 090
- 十、决战虎牢关 / 116
- 十一、当降唐成为潮流 / 151
- 十二、天策府里策乾坤 / 161
- 十三、滑如泥鳅的宇文士及 / 170
- 十四、中国历史上第二号吃人魔王：朱粲 / 181
- 十五、萧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 190
- 十六、克定江南 / 201
- 十七、打工皇帝 / 215
- 十八、刘黑闥之乱 / 230
- 十九、辅公祐反唐 / 266

一、脱『轨』的李渊

在本书第一部《潜龙在渊》的开头，作者说过，李渊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其实根据李渊的表现，还可以在“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后面加上一句“忽悠的一生”。

李渊的忽悠是出了名的，特别是他的后半生，忽悠功夫已达炉火纯青境界，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四肢健全的隋唐时期造反界带头大哥李密忽悠得买了他的双拐、坐了他的轮椅，最终躺倒在了他的那张由轮椅改装成的担架上送掉了性命。

对于李渊来说，忽悠永不过时，只要他觉得有用，随时随地随便对哪个对象都可以施之用之。

为了安定国都长安的西部边境，这一次，李渊又想忽悠掌管大凉政权的李轨。

李渊自公元617年在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长安，入驻长安仅仅半年，他就迫使自己拥立的隋恭帝杨侑禅位于自己。

说是禅让，其实那都是糊弄三岁小孩的把戏，谁都知道咋回事。一个皇帝到了主动说把龙椅让给别人的份上，只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皇位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除了先古时代，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禅让”皇位给外姓人的皇帝是完全自觉自愿的，他们只能打落牙齿让肚子里咽。客

观地说，李渊玩的禅让大戏和早年曹丕、王莽、刘裕等人导演的禅让片内容、风格都是不属巧合，基本雷同的。但和大多数禅让得来的王朝都相对短命的事实不同，李渊“捡”来的唐王朝存续了漫长的两百八十九年，并创造了中国封建王朝繁荣昌盛的高峰。这和李渊父子建国初期为社稷打下的牢固基础是分不开的。

定都长安以后，大唐总指挥李渊开始有计划、有目标、有重点地四面出击国都附近的大小割据军阀。在打掉了长安之西薛举、薛仁果父子军团后，李渊又将下一个消灭目标对准了刚在武威称帝不久的大凉李轨政权。既然薛举父子都见鬼去了，李轨当然也要变成李“鬼”。

李轨的大凉政权当时所处的地点是现在的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他造反的原因很奇特，不是被隋政府所逼，不是日子过不下去，而是因为害怕薛举。

李轨本来是武威郡鹰扬府司马，家庭富有，政府任职，朋友众多，在哪都能吃得开，生活那是蛤蟆趴在头上叫——顶呱呱。可是，距离武威（今甘肃武威）不远的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造反后，他头上的蛤蟆都吓得闭了嘴，因为薛举和他的儿子薛仁果的残忍暴虐是尽人皆知的。李轨很担心薛举会打到武威来，便和同郡的曹珍、梁硕、安修仁等人商量说，薛举肯定要来武威侵暴，“吾辈岂可束手并妻孥为人所虏邪”，不如大家撇开昏庸的郡官，齐心合力，共拒薛举，“保据河右以待天下之变”。

众人鼓掌通过这条建议，于是打算推选一个人领头。可这些人造反很积极，当领导却很消极，对“领衔主演”这一角色都“各相让，莫肯当”。最后还是曹珍把李轨给推上了首长“轨”道。他说：“久闻图谶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乃天命也。”

哎，一句“李氏当王”的政治谶言让太多的人对号入座。李渊说，这明摆是在讲老李，而李密则说这肯定指的是小李。这回，曹珍又说，据科

学考证，这句话百分百对应的是不老不小的李轨。短短几句话，比一部洋洋洒洒的《红楼梦》的答案还具有放射性。怪不得美女朝一群光棍随便看上一眼，每个光棍都觉得美女是因为看自己才回头的。

在推无可推的情况下，李轨成了领头的首脑，变成了真正的“轨头轨脑”。他领人占据了郡城，自称“河西大凉王”。这称王称帝也太简单了点，比到菜地割把韭菜、拔根萝卜还容易。即便是动画片中的拔萝卜，猫狗老鼠一起上，还吭哧吭哧拔了个仰八叉呢。有些东西，来得太简单，去得就不会很复杂，李轨这个被“逼上‘凉’山”的大凉王的宝座刚刚焐热就凉了。两年后，还没走上正轨的李轨就被风驰电掣的李氏战车撞翻了。

李轨是幸运的，他好耍也做了千把天的帝王；李轨又是不幸的，他碰上了李渊这个忽悠王的邻居。

李渊这人有个特点，凡是具有忽悠价值的，一律照忽不误。早在他准备收拾薛举的时候，他就本着远交近攻的策略，派人穿过薛举的地盘，千里迢迢赶到武威向李轨示好，说愿意和他世代友好。李渊忽悠李轨的招式跟当年忽悠李密大同小异。

第一招是写信“卖老鼠药”。他说要和李轨“共图秦陇”之地。大意就是说咱俩把薛举这家伙大卸八块，两家二五对扒，一人一半，乐和乐和得啦。

第二招是认亲戚。和当年喊李密“大弟”的情形如出一辙，他称呼李轨为“从弟”。“从弟”就是现在所说的“堂弟”，爸爸的爸爸是一人。这么亲的叫法让住得比郊区还偏远的李轨心里跟灌了蜜似的。他马上派遣自己的亲弟弟李懋带着礼品以及特产到长安进贡。这李轨乐得屁颠屁颠的，却不知道他嘴里的甜蜜是口蜜腹剑的李渊从李密的嘴里挖出来后又转送给他的。

其实一部统一战争史，战斗与反战斗、忽悠和反忽悠同等重要。忽悠

好了，战斗就少了，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反比关系。

李懋到达长安后，李渊“忽技”不减，且忽度不断加大，册封李懋为大将军，拜李轨为凉王。

看到这，可能有朋友会迷惑不解，李轨已经自称大凉王了，而李渊封给他还是凉王，这不是换汤不换药，一回事情吗？

其实这是两回事，同样是“王”字，一竖三横和三横一竖不一样。李轨的自封行为就象是一个街头摆地摊的小贩，自己随便找块地方往那一坐说，我就是这里的地摊摊长了。可是，城管同意你当摊长了么？得不到城管的正式批准和承认，你这地摊长很快就会瘫倒在地。当然，李渊不是城管，但他是管城的，经过他批准的凉王，在大唐组织部门是有备案的，是合法有效的。不过，计划没有变化快。起初，李轨派弟弟到长安朝贡的时候，他头上的帽子还是“大凉王”。可是，当李渊派去的册封使节到达武威的时候，李轨已经宣布称帝，改元安乐，职务职称由“王”变成了“皇帝”。

就唐朝册封的这一封号，到底是接受还是拒绝，大凉国大臣进行了一场思想解放大讨论和观点激碰大辩论。李轨已经在心里真的把李渊当成了“从兄”，他主张接受封号，认为自己和李渊都姓李，“一姓不可自争天下”。可惜的是，他不够果断，没有明说“yes”或“no”，而是以征求意见的口吻问大臣：“吾欲去帝号，受其官爵，可乎？”

以这个问题问臣下，答案当然只有一种：不可以。因为臣下肯定希望自己就职的政府级别高啊。皇帝是国家级，大臣们就是省部级，皇帝要是降成了省部级，那他们不就是厅局级了吗？这个浅显的“步步低”，即便是把IP混淆成IQ的人都懂得的。那些刚受封大凉国爵位职务的大臣，他们才拿到手的VIP卡还没来得及充值呢，怎么可能会舍得弃卡投降？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从任何方面看，当时的大凉都不应该和

大唐抬杠顶牛，因为他们没有资本和根本。资本指的是综合实力，根本讲的是民众基础。李轨所在的河西和薛举所据的陇右地理环境相差不大，都是欠发达的蛮荒之地，人口稀少，生产落后，物力、财力、军力均严重不足，没有作为长久根据地所应该具备的上好硬件。力量比李轨强大得多的薛氏父子都被唐军剿灭了，力量单薄的李轨又怎是如狼似虎的大唐李氏父子的对手？所以，此刻接受唐朝的册封是很明智的。因为至少李渊此时还没有对李轨下手的计划，他还有比李轨更重要的刘武周需要解决。所以，即便是大凉国不想成为大唐的附庸，想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那也应该审时度势，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思路，先答应加盟大唐，像鸵鸟那样把自己的头埋进沙子里，然后再苦练内功，徐图发展。

然而，李轨没有这样做，他在长史曹珍等人的劝说下，拒绝接受李渊的封号，并派自己的尚书左丞邓晓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长安入见李渊，信中的落款是“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这个落款表明自己愿意称臣，但不愿取消帝号。也就是说，大凉和大唐之间是平行的国与国的关系，不是垂直领导的关系。李渊见信怒不可遏，立即将邓晓刑事拘留，并将兴师讨伐李轨之事提上议事日程。

怎样教训不听话的李轨呢？李渊不想亲自动手，他“因陋就简”，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办法，让位于大凉政权西边的吐谷浑出兵攻打李轨。当时的吐谷浑可汗名叫伏允。伏允当年被隋炀帝杨广杀得大败，有国难归，只得长期流亡党项。赶走了伏允后，杨广扶立吐谷浑在隋朝做人质的伏允的儿子伏顺为吐谷浑可汗，但伏顺并没有回到吐谷浑，而是一直待在长安。后来趁着隋朝丧乱，伏允又带兵光复吐谷浑，重新登上了可汗之位。但他的儿子伏顺却一直滞留在隋朝。李渊即位后，伏顺从江都回到长安，成了李渊手上的一颗外交棋子。于是李渊和伏允达成了一条“以出兵换儿子”的军事协议，他答应伏允，只要他率兵进攻李轨，唐朝就把他的

儿子归还给他。思子心切的伏允一口答应，马上发兵攻击李轨。李渊可真够鬼精的，杨广放在身边十几年都没用上的人物，他十几个月就派上了大用场。面对如此善于就地取材的精豆豆，李轨这个大老粗被就地取命是预料中的事情。

尽管伏允按诺出兵，但吐谷浑的实力也就只能和李轨的大凉你来我往地拉拉锯，把水搞浑而已，指望着吐谷浑把李轨完全放倒，那是不现实的。就在李渊准备对李轨用兵的时候，他得知李轨的户部尚书安修仁是自己的手下安兴贵的弟弟，于是便派安兴贵去说服李轨，希望能促使河西问题和平解决。

安氏兄弟出身河西望族，家族势力在当地很强，有十几名子弟在李轨身边担任机密近要官员。和《战国策》里那个准备游说赵太后的触龙一样，到达家乡武威后，说客安兴贵首先并没有直接说自己是来说客的，而是说来投靠李轨的。李轨对这个大凉粉丝很重视，当即任命他为左右卫大将军。

于是，在朝为官的安将军有了经常接触李轨的机会。有一次，他趁着和李轨独处的机会，苦口婆心地做起了大凉皇帝的思想工作，说大凉不大，不过千里之地，而且“土薄民贫”，抗风险能力很差，不如效仿汉代窦融以河西五郡归顺光武帝刘秀的做法，对“战必胜，攻必取”的唐朝“举河西归之”。

但经过臣下的不断地鼓劲打气，此时的李轨自信满怀，他对安兴贵的“归顺说”嗤之以鼻，马上接口豪迈放言：“吾据山河之固，彼虽强大，若我何！”这个时候，李轨对安兴贵的看法有了改变，怀疑他是帮助唐朝来做说客的。吓得安兴贵忙不迭地表白自己对大凉的忠心，说安家“阖门受陛下荣禄”，绝不敢“更怀他志”。

阳的不行，就来阴的；软的不行，那就端出硬的。为了替李渊搞垮李

轨，安兴贵、安修仁这哥俩很是敬业，他们偷偷联络附近的胡人共同出兵，向大凉发起攻击。李轨不知是计，带兵迎战，结果大败而回，不得已“婴城自守”。见时机已经成熟，家族势力雄厚的安氏兄弟率领亲信发动兵变，安兴贵大声对众人宣告：“大唐遣我来诛李轨，敢助之者夷三族！”

到了这个时候，李轨的“大凉号”皇帝专列完全脱轨覆翻了。最后，他被安氏兄弟送至长安，李渊送给自己这个“从弟”的礼物是一个单音动词：斩。

李轨以他的人头成就了安氏兄弟事业的辉煌，事后，大唐皇帝论功行赏，封安兴贵为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安修仁为左武侯大将军、申国公。

姓薛的死了，姓李的亡了。两个睡在大唐卧榻之侧的凶猛军阀，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被李渊彻底铲平。自此，河西、陇右再无战事，唐朝西部边界大范围延伸拓展，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解除了一大后顾之忧。西部边境的安定为唐朝下一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打掉太原之北的刘武周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证。

二、恶少逃难

唐朝建国之初，所处的军事形势非常复杂，西有薛举、李轨，北有刘武周和突厥，另外，东边还有一个强大的窦建德军团。长安完全处在这三方力量的包围之中，和任何一方割据势力的斗争，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陷入国破家亡的绝境。

李渊起自太原，太原一直是唐朝的重点保卫城市。扼守住太原，就可以阻止北方政权势力南下，为关中长安减轻军事压力。而且，太原屯有大量的粮草武器等战略物资，可“食支十年”，是唐军起兵初期最重要的后勤供应基地。对这个北方军事重镇，李渊十分重视。起兵入关时，他指派自己的小儿子李元吉镇守太原城。因当时只有十四岁的李元吉年龄太小，李渊又叫女婿窦诞和右卫将军宇文歆共同辅佐李元吉。

在任命李元吉为太原留守这个问题上，李渊任人唯亲，私心太重。他一个那么聪明的人，应该知道自己这个幺子是个什么样的货色，能不能担此重任。这一愚蠢的任命导致了后来太原失守于刘武周，给新建唐帝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李渊和元配窦氏一共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因病早夭），四子李元吉。李建成厚道持重，李世民勇武多谋，唯独李元吉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坏事干尽，一副恶少做派。李元吉在太原担任一把手的时候年仅十四岁。这个和现在初中一年级学生一般大小的

少年，做出来的许多事情所具有的残忍、变态和荒唐程度，用令人发指、匪夷所思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十四岁的少男搁现在，在学校上生理卫生课都有点不好意思，而李元吉却已经有了好几百个奴婢侍妾。在那个“女人如衣服”的社会，毕竟他的老爸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作为皇子，他在家开个不对外营业的服装店也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他这个服装店里的衣服不光是用来穿的，还经常进行残酷的“时装表演”。这个心理上有点变态和具有虐待倾向的皇子经常命这些娇弱的女孩披上战袍，玩两军对垒打仗的游戏。可不要把这种“游戏”理解为像现在军队演习训练时的“红军、蓝军”对抗模式，李元吉玩的可是“实弹射击”，双方美少女拿的都是真刀真枪，刀剑落去，惨叫迭起，血肉横飞。这种非人的武斗游戏，结果可想而知，美少女们“前后死伤甚众”。为了寻求更大的刺激，李元吉还“身先士卒”，亲自上阵和美少女们进行搏杀，并且还曾经挂彩负伤。

我并不关心李元吉的受伤，而是担心，这样一个狼心狗肺的凶顽之人和那些弱不禁风的女孩实弹对阵，那不是犹如狼入羊群吗？他砍人砍到受伤的程度，那会有多少个无辜可怜的女孩死伤在他的刀下？那个让这位恐怖皇子受伤的女孩是谁？她的结局一定很惨，也许此后连受伤的机会都没有了。李元吉的奶妈陈善意实在看不过这种“少女不宜”的疯狂游戏，这个名叫善意的女人善意地劝说自己从小奶大的皇子，不要再玩这种危险暴力的游戏。然而，善意的劝说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李元吉不但不听，还很生气地命人将奶妈活活殴打致死（命壮士毆杀之）。

一个才十四岁的孩子居然连哺育之情都弃之不顾，这种人已经冷血到液氮状态了。十年前，他还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奶妈甘甜的乳汁，可是，他嘴边的奶香才刚刚散去，就干出如此没心没肝的残忍之事，真不知道他那都还算厚道的父母的基因是怎么发生变异的，生出了这么个变形金刚。

陈奶妈要知道自己奶的是这么一个中山狼，想必小时候直接就给他喂“三鹿”奶粉了，还搞什么母乳喂养啊！

李元吉不但经常“打仗”、打死人，还特别喜欢打猎。他用来捕捉鸟兽的网就有三十车，拥有这么多网的人应该算得上是大唐“网民”一族了。那么多捕网，对生态的破坏不容忽视，估计那些鸟儿早就将他这个“鸟人”列入黑名单了。这位酷爱打猎的专业“三打”皇子在“打猎界”有句名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

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否涉嫌抄袭汉武帝的“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这句更名的名言。打猎在那时候和现在打高尔夫一样，是上层贵族的休闲运动。可这位上层人士在打猎的时候总是不分场地，经常毁坏农民伯伯的庄稼，史载其“常与诞游猎，蹂践人禾稼”。“诞”指的是他的姐夫窦诞。窦诞因为“尚帝女襄阳公主”而成为大唐驸马（友情提醒：这里的“尚”是表示公主屈尊“下嫁”，凡臣下娶皇帝的女儿都称“尚公主”，“尚公主”并不是指姓尚的公主哦）。

其实，“蹂践人禾稼”这种损坏公私财物罪，对花花公子李元吉来说，大概算是最不值得一提的小意思了，他还有许多让人毛骨悚然的爱好，拿活人当移动靶就是他的业余爱好之一。和字文化及喜欢在大街上急速跑马不同，李元吉喜欢在大街上“当衢射人”。具体内容是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找一个看着顺眼或不顺眼的人，拿出弓箭对着他便射，射中了，算那个被射者倒霉，医药费自理。当然，要是那些被射的“活靶子”比较机灵，对着箭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后再来个“我躲、我躲、我躲躲”的话，那就是最完美的了。因为这个变态的李皇子“当衢射人”的目的就是“观人避箭以为笑乐”。幸亏那时候没有冲锋枪，否则的话，他肯定会迷上“观其避弹”的，如此，则所有“避弹”者都会无一幸免地完蛋的。

“避箭”游戏是“蝗子”李元吉白天玩的室外节目，每到夜晚，他还有更禽兽不如的室内活动：“宣淫他室”。他带着一帮亲信卫兵，直接闯进任何一户民宅，对自己看中的任何一个女人任意实施奸淫。一座偌大的太原城被一个年少的首长弄得“百姓愤怒”。就是这样一个始终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歹毒恶男，后来竟也曾觊觎大唐皇帝的宝座。在他的两个哥哥，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皇位明争暗斗时，他积极煽风点火，希望大哥干掉二哥，然后他这个三弟再“做掉”大哥，夺取天下。他曾经野心勃勃地对自己的手下心腹放言：“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在他的眼里，只要没有了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的二哥李世民，放倒老实巴交的太子大哥李建成只是小菜一碟。从这个方面看，真的要感谢李世民果断发动了“玄武门事变”，倘若真是让这么一个恶少登上皇位，那唐朝多半要和隋朝一样，要出一个“李二世”的。

真是令人费解，和李元吉很含糊的二哥李世民相比，这兄弟俩好似是河豚和海豚，名字差不多，形状差不离，但本质差太大，河豚的内脏之毒见血封喉，而海豚却温顺聪明，让人感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同样是一母所生的弟兄，做人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哩！

在太原任意胡为的李元吉如果有窦诞和宇文歆的尽职尽责的辅佐、提醒和监督，应该是有所收敛的，但窦诞这个姐夫当得太不称职了，他不教舅老爷学好，反而纵容他要坏，在这个问题上说他助纣为虐也不算过分。事实证明，李渊找女婿“辅佐”儿子的行为是继重用李元吉之错后的错上加错。因为窦诞对李元吉的任何丧尽天良的行为都不加以规劝和制止，和另一个辅臣宇文歆的忧心力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屡谏屡被拒的情况下，极富正义感的宇文歆向李渊打报告“表言其状”，就是将这位皇子的种种恶行写成内参，上报到他爹地李渊那里。李渊见孺子如此不可教，生气地下令将李元吉撤职罢官。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也能算得上是李渊“大义

灭亲”，做出了个英明决定，给了个圆满结果。但令人意想不到的，在小儿子问题上错一错二的老子李渊又做出了一个错三的决定，在免去李元吉并州（太原古称）总管职务后仅二十天，又将其官复原职。

对于李渊这一朝令夕改的任命，史书上给出的理由说是因为太原城许多民众亲自到长安请愿，要求将李元吉李领导继续留在太原，列出的理由无非是“太原的发展不能没有李大人”、“没有李大人，我们白天吃饭吃不下、晚上困觉困不着”一类。当然啦，这些和现在的“万民伞事件”异曲同工的群体请愿事件都是李元吉自导自演的，真实情况应该是，要知道这种人离开，太原人民一定会像送瘟神那样，敲锣打鼓地送行的。

最后，李渊在“广大群众”的一致请求和强烈要求下，再次任命李元吉主政太原。很显然，李渊的这一决定是有自己的意图的，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太原的丑恶行径，但他却明知故犯，使李元吉这个“李霸天”又回去了。究其深层次原因，是李渊对别人的不放心。因为太原对他本人乃至整个大唐都太重要了，他不愿意把这样一个对国家举足轻重的城池交给外姓人防守，他太担心别人依城割据，陷落太原了。

可是，越怕失去就有可能越快失去。正是他的这一没有原则的愚蠢任命最终导致了太原的失守。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三月底，就在李元吉官复原职一周后，盘踞在太原以北马邑郡（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率军向太原发起了攻击。刘武周自两年前杀掉了自己的老上级王仁恭自立后，就抱紧了突厥的大腿，跟突厥穿上了同一条裤子。他早就垂涎太原，爱上太原已经不是两三天了。但由于李渊工作做得很到位，和突厥的外交关系很铁很把，所以刘武周一一直不敢染指太原，只能望着太原吞口水。然而，随着李渊建唐和唐军相继剿灭了薛举父子和李轨后，突厥对唐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

隋末中原大乱以后，以前年年向隋朝进贡的东突厥突然间“身份置